目　录

一、襄阳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纪事

襄阳失而复得的经过……张宣武（3）

双沟军民浴血抗战记

……尚四娴等口述　王兴军记录（14）

1940年双沟之战……刘录言搜集整理（17）

附：日军师团长山协写的《山协日记》

“九节雷”大显威力，周营长夜袭获胜

——记程河军民抗击日军……乔　康（19）

全歼日军骑兵排于石桥东门……王　玉供稿（21）

日军一联队，陈尸荒沙洲……王　玉供稿（23）

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有关这次战斗的记录

尚寨民众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王　玉供稿（25）

七房村战斗……郭占胜口述　赵志尧整理（28）

襄樊的三次空战……卓　坤（30）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襄阳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襄阳抗日救亡运动……张义智、樊其功等供稿（35）

我对黄尤塔文化站的回忆……黄民伟（42）

抗战时期的襄樊新闻工作……周方春（45）

张湾民众爱国捐款……张敬初（51）

抗日救亡活动在双沟……刘录言供稿（5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学生的爱国行动二三事……卓　坤（56）
在我县抗日民主根据地流行一时的革命歌谣
……张天伟　乔　廉（58）
一段难忘的回忆……朱明达（60）
襄阳“夹河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乔　廉（70）
襄阳县第一个纺纱厂的建立……李允恭口述（72）
刘录言记录
1940年被国民党襄阳县长蒋元扣押始末…朱明达（73）
附：蒋元之妻何德仪给朱明达同志的一封信
襄阳县人民为抗日战争献粮……杨学端（79）
抗战时期的襄阳教育……彭富文（83）
三、在抗日战争中献身的襄阳著名英烈
忠勇坚毅　为国捐躯
——抗日将军罗忠毅……余虎生　万和平（91）
襄阳抗日巾帼英雄——杨威……陈阳晖（99）
抗日烈士朱大山……彭富文供稿（108）
大花岭上显虎威
——谢坤抗日记事……王　正供稿（112）
我所知道的田润民烈士……王之铮（115）
附：郁伯宣宁死不愿做汉奸……杨学端（121）
四、张自忠将军殉国初葬及其灵柩由襄阳陈集运往重庆的经过
缅怀英烈　凭吊忠魂
——访张自忠将军初葬处…柴樵夫　马宇一（125）
附：李致远写的《张自忠将军殉国纪事》节录…（128）
日军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记
载的关于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原文……（129）

张自忠将军灵柩由襄阳陈集运往重庆经过
……李致远　李才运(130)
附录：
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撰写的《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节录）……(132)
张自忠将军的两封遗书（主要内容）……(133)
张自忠将军爱民的故事片断……蒋敬先(134)
五、日本侵略军在襄阳犯下的罪行
日机狂轰滥炸……(139)
日军残杀无辜百姓……(142)
日军纵火烧房……(144)
日军奸淫妇女……(145)
难忘的日子　悲惨的回忆……乔谦鹤(146)
敌机炸襄阳……李叔豪(148)
六、军民杀敌锄奸记
胡四智杀日兵……马宇一　搜集整理(151)
襄东抗日斗争拾零……(152)
一昼夜的麻雀战
……王盛朝口述、王　玉、张敬初整理(153)
刘光修勇盗日军战马……刘应甫搜集整理(156)
民妇蔡氏的抗争精神……周泽民(157)
王和尚纵马拖身，陆小黑挥刀斩首
……刘小磨口述　王兴军记录整理(158)
父子杀敌……(159)
老汉砸碎日兵脑袋壳……(159)
马长德刀劈日军需……李玉宽口述、王　玉记录(160)

出卖灵魂　遗臭万年
……涂贵林、徐荣南、蔡光善口述、龚志德整理(161)
胡正山仗义锄奸恶……王兴军搜集(162)
汉奸的可耻下场……王　玉供稿(164)

抗战资料辑录

一、襄阳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纪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襄阳失而复得的经过

张 宣 武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鄂北成为抗战前线，襄阳则为鄂北前线的基地。襄阳位于湖北省北部汉江中游与唐河白河交汇处，当华北，华中水陆交通要冲，上通秦陇，下控荆楚，形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0夏“枣(阳)宜（城）会战”中襄阳曾一度失守，但很快又失而复得，被敌占领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昼夜。

第二十二集团军，从1938年夏至1945年秋七年时间里，始终战斗在鄂北地区。我原为第一二二师三六四旅旅长，1940年9月初，原师长王志远因襄阳失守遭撤职处分，由我继任师长。襄阳失陷，我虽未亲历，但曾多方调查，了解较详，现将其失陷经过记述如下。

一、枣宜会战中敌我双方兵力部署

1940年五六月间，盘踞在华中地区的日军，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从武汉亘确山沿京汉铁路以东地区的南北之线，向我河南的宛南和鄂北、鄂西各地区作正面的窜犯，展开了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即我军所称的“枣宜会战”）。进犯的日军分为两个兵团：一个是“北方兵团”，另一个是“南方兵团”。

当时，宛南（河南南阳专区）、鄂北（襄阳专区）一

带，为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长官部在老河口）的作战地区。守备宛南和桐柏山、大别山方面的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备襄樊和襄花公路以南地带的是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备襄花公路正面及其以北地带的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守备荆门、宜城和大洪山方面的是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

为了便于指挥和协调，第五战区把宛南、鄂北两个地区的作战部队分为左右翼两个兵团；以驻在南阳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为左翼兵团司令官，以驻在荆门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右翼兵团司令官。此外，第五战区还有总预备队周嵘的二十六集团军，分别控制老河口、襄阳、荆门以西地区。第五战区在宛南、鄂北的作战部队，共有50多个师，约30多万人。

二、日军全线进攻我军全线败退

1940年5月1日，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开始行动。其“北方兵团”分三路向西进犯。

右路之敌于5月2日攻占确山、竹沟。我军孙连仲的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之第一一九师、第一四三师和第三十军池峰城部之独立第二十七旅被敌攻破后，向西节节败退。敌于5月5日占领泌阳县城，5月6日占领泌阳与唐河之间的大河屯，5月7日窜抵唐河县。

中路之敌于5月1日攻占明港、平昌关，5月3日攻占小林店。我军池峰城的第三十军之第三十师和第三十一师被敌击破后，桐柏县城于5月5日被敌人攻陷。

左路之敌沿襄花公路及其两侧西窜，在击破我军汤恩伯部第十三军之第八十九师、第一七三师以及孙震部第四十一

军之第一二三师、第一二四师和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二五师以后，于5月5日占领随县以北的高城以西的安居、环潭诸镇和西北的厉山镇；5月6日占领随县西北的唐县镇和大碑店；5月7日又占领滚阳和吴家大店；5月8日攻占枣阳县城。

日军“南方兵团”沿京（山）钟（祥）公路以北，向西进犯。自5月3日突破安陆以北我军前进阵地以后，即进入大洪山地区，与我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之第三十七师、第一三二师、第一七九师，第五十九军之第三十八师、第一八〇师、骑兵第九师和王缵绪部第四十四军之第一五〇师展开激战。5月5日，日军攻下大洪山的顶峰阵地，并占领大洪山西麓的长寿店、张家集、丰乐河诸要地和距襄阳九十里之襄河渡河点流水沟。（襄河，即汉水。汉水流至襄阳地境，与唐白河汇合后这一段，俗称襄河）。

5月6日，三十三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即在流水沟以北、襄河以东地带与敌军鏖战，形势于我不利。此时，在襄阳以东五十里双沟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的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师，奉命驰赴流水沟以北之田家集支援第三十三集团军作战，合力阻击敌军北进。

当时的第一二二师，战斗力非常薄弱，不仅装备很差，而且三个团中有两个团（三六四团和三六六团）是才从四川补充而来、训练还不足三个月的新兵，其中一个团（第三六四团）还缺少一个营。5月7日，该师在田家集附近与优势之敌激战一昼夜，力不能支，乘夜退回双沟镇。

三、张自忠战死，日军迫进襄阳

5月中旬，我军左翼兵团孙连仲部，集中兵力在唐河、白河畔与敌之“北方兵团”展开激战，仍然遏止不住敌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窜。到5月下旬之初，日军占领了新野县城和由该城通襄阳公路线上的新甸铺；敌之一部越过白河西岸，进占了距樊城只有四十里的吕堰驿和红绫铺。

退到随县以北天河口一带的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于5月中旬之初曾向襄花路上枣阳县、唐县镇一带之敌反攻，结果被敌击溃。

控制于汉江以西地带的第五战区总预备队周碞所属的第六师、第十三师于5月12日调过襄河东岸，迎击西犯之敌，结果也都被敌人击败。

我右翼兵团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在5月中旬之初，退守襄河东岸和宜城对面之垭口、板桥店一带，日军乘胜连续猛攻，战斗激烈。驻在荆门的我右翼兵团司令官、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乃于此时渡过襄河东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只随身率领了战斗力很弱的一个旅（非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基本部队，而是韩复榘的的旧部、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的一个旅）和他的警卫部队（一个手枪营），到了襄河东岸尚未同他的集团军主力部队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取得联络，突然遇到敌军“南方兵团”的主力。张自忠决心以死相拼，率部属孤军奋战，官兵伤亡殆尽，终因弹尽援绝，被敌歼灭。张自忠本人亦于5月16日在襄河以东宜城境内之南瓜店附近阵亡殉国。

张自忠阵亡后，第三十三集团军全体官兵，悲愤填膺，决心与敌死拼，于南瓜店一带数次向敌猛烈反攻，曾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予敌以沉重的打击，并将张自忠的遗体夺回。不久，敌之“北方兵团”终止对我左翼兵团方面的进攻，而以其主力南下，与“南方兵团”会师，合力对付我右翼兵团。第三十三集团军经过一番激烈的苦战，仍不能在襄河以

东站住脚，不得不逐次退到襄河以西。

至5月底，除汤恩伯部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和分散在桐柏山、大别山和大洪山的剩余部队外，襄河和唐河、白河以东地带，几乎已无我军踪影，于是，敌军直扑宜城对岸至老营之间的襄河东岸，准备渡河西窜。

四、黄琪翔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守备襄樊和襄河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在枣宜会战之前请假回川。当会战发生时，李宗仁指派黄琪翔临时代替孙震来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黄琪翔原是第十一集团总司令，总部组织齐全，只是所辖的两个军已经调走。他于奉命后即带着他的幕僚人员和警卫、通讯等直属部队，设指挥所于襄阳城内。原驻樊城之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会战开始后不久，即由参谋长陈宗进率领，从樊城移驻襄阳以西三十里之泥咀镇。

第二十二集团军辖有四十一、四十五两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由孙震兼任，辖有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三个师和一个军直属独立团。第四十五军，军长陈鼎勋，辖有第一二五、一二七两个师。到5月底，第四十五军全部和第四十一军之一二三师已被隔在襄河以东，留置在大洪山区与日军打游击战。退集襄阳附近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只有残破不全、新兵参半的第四十一军之第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和军直属的一个独立团。

当日军在5月初发动攻势时，黄琪翔曾经再三强调：敌人绝不会进入大洪山隘口，绝不会越过大洪山以西。及至敌人攻占了大洪山，并越过大洪山西麓时，黄琪翔又非常肯定地判断：敌人绝不会渡过襄河右岸（即西岸和南岸），因

此，对于襄阳、樊城和襄河河防，未作守备计划，亦未预行构筑防御工事。5月下旬，日军的“北方兵团”越过了唐白河西岸，南下与其“南方兵团”会师，扑到了襄河左岸（即东岸和北岸）准备渡河。这时，黄琪翔则心慌意乱，举止失措；到了5月底，他才匆匆忙忙地命令第四十一军（欠第一二三师）担任右至小河镇起与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相衔接，左至襄阳城沿襄河左岸60里的河川防御和襄、樊两城的守备任务。

由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兼任第四十一军军长，军部的一切事务也都由集团军总司令部兼办，另外没有成立军司令部的机构。在孙震请假回川时，他只是临时指定第一二四师师长曾苏元暂为代行第四十一军军长职务。

第四十一军奉到黄琪翔的布防命令后，曾苏元即令第一二二师担任小河亘刘集、欧家庙至襄阳城南门襄河右岸的河防，第一二四师则担任襄樊两城的城防；军直属独立团原驻襄河左岸襄阳以东十五里之东津湾，即在原地作为前进据点，与襄樊成犄角之势。

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受领任务后，即令副师长兼第三六五团团长胡临聪指挥第三六五、三六六两个团担任河防，第三六四团（两营新兵）摆在襄阳南关作为师预备队，师指挥所位置于襄阳城西南角周公庙（注：实系真武祖师庙之讹）。

第一二四师对襄樊两城并未作出坚决的守城部署，两处仅各摆了一个营，而却派出一个团（第三七二团，团长熊顺义）摆在第一二二师河防部队的后边作支援河防的姿态；其师部则率领其余部队搁在襄阳至南漳道上距襄阳20里附近之地。

五、日军突破襄河防线

日军于5月底直接控制襄河东岸之后，进行了三天的渡河准备，于6月4日入暮时乘夜色昏暗（那天是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正是月黑头）在刘集对岸集中炮火，向我河防部队第一二二师之第三六六团及其右翼（小河以南）友邻之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部队猛烈轰击，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掩护强渡。

我河防部队凭借临时构筑的简单阵地工事，尽力阻击强渡之敌。但阵地工事终于被敌炮火摧毁，同时又缺乏防毒面具，对日军施放的催泪瓦斯无法抵御，致使敌人从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新四旅（新由四川保安部队改编而成）与第一二二师的第三六六团接合部之小河镇与刘集附近强渡成功，突破了襄河西岸我军防线。

日军强渡襄河时有时装着动力机器的船只，乃我河防部队过去所未见，时值月黑天的夜间，加上敌人施放烟幕及催泪瓦斯，很不容易辨别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地望见这些船只在河面上前进，又听到发出轰轰隆隆的巨响。担任河防的第三六六团团长陈择善，未经调查研究，就慌里慌张地向师部报告说："敌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向我强渡猛冲"师部也未经过分析判断和复查，就转报给黄琪翔。

黄琪翔先前得到敌人施放毒瓦斯掩护强渡的报告，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这时又听到敌人使用大批水陆两用坦克冲过河来的报告，越发惊慌起来，急忙带着指挥所的幕僚人员和警卫部队，悄悄地出了襄阳西门，向谷城逃去。

六、我军撤离襄阳，退守泥咀、南漳之线

黄琪翔从襄阳逃向谷城途中，于6月4日夜半，经襄阳西北30里之泥咀镇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事先得到了消息，与该部高参章雨初在路口迎邀黄到该部休息。此时，陈宗进已经接到前线消息：日军强渡成功，突破我军河防，占领襄河西岸，小河、刘集均已落入敌手。陈宗进遂对黄琪翔说："敌已突破河防，对四十一军总得有个新的处置和指示。"黄琪翔听了之后，立即亲笔写了一个便笺手令，其大意是：第四十一军着即退守泥咀至南漳之线，扼敌西进。黄琪翔在泥咀休息不过半个多小时，继续向茨河（泥咀西北四十里）、谷城方向而去。

陈宗进拿着黄琪翔的手令，立刻用电话通知了曾苏元。曾苏元立即率领第一二四师向南漳撤退。可是，他竟然忘记了他的代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二二师和军直属独立团都未给予任何指示和处置。而一二二师的第三六五、三六六两个团，在敌军突破河防阵地后，却已经退到第一二四师先前派出支援河防的那个第三七二团的所在地了。因为他们从熊顺义团长那里得知退守泥咀至南漳之线的消息，所以没有等待师部指示，就跟着第三七二团后边，向襄阳西南之南漳之间的石门退去。在东津湾的军直属独立团，团长郑道东从电话中窃听到黄琪翔命令第四十军退守泥咀至南漳之线的消息，也没有等待命令就擅自撤退过襄河西岸，一直退到泥咀镇。

此时，只剩下第一二二师师部和第三六四团尚在襄阳南关。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在6月4日夜半的时候，只知敌人已经强渡成功、突破我军河防阵地占领襄河西岸，而并不明了我军各部队的动向和现况（当时仅知道第一二四师已向西

撤退，军直属独立团已经撤过河西，但尚不知第三六五、三六六两团已随第一二四师转移），因未接到撤离襄阳的指示，不敢自由行动。因此，第一二二师师部和第三六四团继续呆在襄阳而没有撤退。其时，黄琪翔的指挥所和第一二四师摆在城内的一营人已先后撤走，襄阳城已无部队，成为一座空城。王志远乃令在南关的第三六四团进入城内，布置城防，第一二二师师部亦移入城内。

黄琪翔在6月5日晨得知第一二二师师部和三六四团尚在襄阳城内未退，他就下了一道命令："着第一二二师守备襄阳城。"至于只有两营新兵的第三六四团和一个师部能否守住偌大的襄阳城，黄琪翔则不加考虑。

七、襄阳失而复得

渡过襄河西岸之敌，系"北方兵团"。6月5日拂晓，其主力沿襄宜公路向宜城方向南窜，其另一部约万余人，向北直奔襄阳。上午9时许，日军兵临城下，大炮机枪齐向城上轰击扫射，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三六四团实在难以支持，遂由西门撤出，退守西关外真武山一带高地，第一二二师师部则移至城西十里之万山。至此，日军随即入城，襄阳落入敌手。（襄阳城陷落实为6月1日，编者注）

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宗进，得知在襄阳附近与敌周旋之第一二二师，仅有两营新兵，乃令由东津撤退到泥咀镇之第四十一军直属独立团开到万山附近，归第一二二师师长指挥，与第三六四团合力阻敌之西进。

日军占领襄阳城后，只顾在城关内外和四郊村落烧杀奸淫，掠夺财物，而未继续向西进攻。敌我双方处于对峙状

态。只是断续地以枪炮对射。

到6月5日入夜，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接到黄琪翔转来中央军委会的一道“死守襄阳”的电令。但黄琪翔是亲自下过撤离襄阳手令的并且确知此时襄阳已被敌人占领，所以他只好在原电令后边加上一句：“等因奉此，着第一二二师师长王志远立即率部即日克复襄阳为要。”

6月6日拂晓，王志远亲率郑道东的军直属独立团为前驱，反攻襄阳城，在前进途中，未见敌人动静，及至冲进西门，始知城内之敌已由南门出城，正向南漳方向转进；郑团先头部队进至南关时，遇上日军后尾部队，随即展开战斗，日军且战且走，并在城南十里之岘山隘口摆下了后卫部队，占领掩护阵地。我郑团追击至南关外，因南关至岘山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前进困难，伤亡了二三十人之后，即停止追击。

日军在这次发动所谓的“襄东进击战”中，只是以打击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到处寻求我军的野战部队作战，而对于攻下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在蹂躏践踏之后，通通放弃，而不据守。襄阳也不例外，所以襄阳县城就在6月6日失而复得。而日军则向南漳开去。

6月6日下午，我左翼兵团司令官孙连仲亲率第三十军，从谷城方面前来援救襄阳。进抵城西十里万山附近时，第一二二师师长前来迎接，并当面报告敌人已向南漳转进和襄阳已经克复的情况。孙连仲据报后，即由万山折向襄阳西南三十里之隆中宿营，未进入襄阳城。

黄琪翔在谷城得到襄阳方面之敌已向南漳前进的消息之后，急令一二四师布置城防，守南漳。6月7日，从襄阳而来之敌对南漳城展开攻击，猛扑竟日未下。6月8日，敌人

未再继续进攻，竟然自动撤离，转向荆门方向而去。

至此，第二十二集团军在这次会战中之作战任务，遂告结束。

八、宜昌失陷，日军后撤，会战结束

在敌军“北方兵团”于小河、刘集强渡襄河的同时，敌之“南方兵团”也在钟祥以南的旧口镇，罗汉寺强渡汉江（即襄河下游），6月5日越过潜江以西，6月7日攻占浩口，6月8日攻陷沙市。

日军“北方兵团”之主力于6月5日自襄河西岸之小河附近沿襄宜公路南窜后，当日突破快活铺，于6月6日下午包围荆门县城，6月7日占领十里铺，6月8日以后，与其‘南方兵团’会合，进犯宜昌，宜昌遂于6月12日失陷。为时将近两个月的枣宜会战，至此遂告结束。

（作者系国民党川军122师师长——编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